

炊烟里有肉味传来——肉质偏红的腊肉(他们多数时候在吃这个),新鲜的红辣椒和绿辣椒,新鲜的蒜头,晾干了水分但麻味不减的大红袍花椒,然后是烧烫了的油锅,所有食材依次放到锅里翻炒。我爷爷的厨艺非常好,他一定是这么做的;我们通过嗅觉已经“看”到那盘漂亮的菜起锅了,香气四溢地摆在灶头一角。

我们不肯离去,站在路上,伸着鼻子;天不亮时下着雨夹雪,现在完全只在下雪了。身上披着父母用破胶纸为我们制作的“风雪大衣”。“再过几天就放假了,知道吗?熬一熬就过去了,知道吗?”父母总会这么说;只要下大雪,他们就这么说,已经懒得找新鲜的话了。如果觉得很爱我们的时候,才会低头伸手抱一抱。我们踩在雪上,身体之外的地方还飞着雪花,包括炊烟,也被大雪打乱;我们有时睁不开眼睛,只能尽量睁开鼻子,让它在爷爷此时翻炒出来的香味里,不仅仅找一点想象中的温暖,也找一点饱腹感。走了一段长路,我们又累又饿,

他那件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金色的笔帽露在外面——这不是一个教书先生,这是我们爷爷日常的穿戴;他只是个普通的炊事员。他的钢笔经常用来记录多少个鸡蛋、多少斤肉、每个月开销多少等,我们曾在某个小本子上看到那些流水账。

不过现在,他不在我们眼前。他正在给乡政府的工作人员煮饭。现在是早上大概八点钟。我们走在上学的路上,我们的上学之路必须经过乡政府;爷爷煮饭的厨房就在这条路的坎下,炊烟就像其他人家的炊烟一样,总是朴素地飘到天上去。

但尽量不说话,挪动脚步也不敢大声;我们的爷爷不太喜欢我们站在厨房背后闻炒菜的味道,这个样子只会让他觉得丢脸,让他以为我们又要像去年或者前年的某一次一样,跑到他的厨房里偷东西吃。他会睁着那双祖传的大眼睛瞪着我们,再瞪着我们的嘴巴;他大概希望我们把吃掉的食物都吐出来。就是那样,我们的爷爷脾气好大,他跟别人的爷爷不太一样,我们都觉得他身上有大雪的味道,有时候会更坚信:我们的爷爷是个雪人。

我们不肯离去,就像这儿有一把刀子逼着我们的脖子;如果谁的头往前伸一下,谁的脚步往前走一步,脑袋就会从上面滚下来。

锅里“欸”地一声,我们听见一瓢水下了锅,我们跟着一阵激动,因为接下来,爷爷会走到厨房门口大喊一声“吃饭了”。这三个字会把我们的心喊得“亮”起来。他会把这几个字的音调拖得尽量长一些,让每一个字都传进那些工作人员的耳朵里。

“吃——饭——咯——”听吧,他开始喊了,用标准的方言那么有劲儿地喊道,像一只打鸣儿的老公鸡,在这个地方喊了差不多十年啦。我们听到了,一字不差地听到了。但,当然啦,就像我们妈妈说的,太阳照在每一个人身上,但幸福并不照在每一个人身上;我们爷爷的喊声能听到的人都能听到,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跑过去吃饭。我们站在这块地方还

不能使他发现呢,最好住在乡政府旁边的人家也不要发现,否则他们就会喊着我爷爷的名字说:

“嗨,那不是您的亲孙子嘛,哈哈哈哈哈,您的几个儿子给您带来了不少后代呀,您可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啦,只是他们看上去好像有点儿可怜?您的儿子们都是穷人,您的孙子们走这么远的路去上学,到您这儿正好走了一半,肯定是饿了,他们在家也吃不到什么好东西,应该吃不到什么好东西对吧?就算吃了一大碗玉米糊糊,几泡尿就尿完了,恐怕大人走到这个地方也饿了,您是不是应该让他们进去吃点东西呢?您以前一定没少让他们进去吃饭吧?瞧瞧,您在这儿煮饭,厨房里什么都不会缺,您随便匀一勺就够填饱他们的肚子,您不要觉得过意不去,这是人之常情嘛,您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老炊事员,我们这些人知道了也不会说什么,坐在那儿吃饭的人知道了也不便说什么,他们才不会计较那么一勺两勺饭,对吧……您一定经常接济您的儿孙们吧?”我爷爷会在那些人说了这么一肚子话、等到他们走了之后……“哈哈哈哈哈!”……他会笑得比平时大声,让那些人走去老远还听到,随后脸色就沉下来,就像我们伤了他的心那样;黑洞洞的夜空似的脸庞上那双发光的眼睛,直戳戳地看着我们,看得我们的汗毛都要立起来。他会什么都不说,或者问我们的爸爸干什么去了,是去哪儿要饭了还是怎么了,怎么就沒有人管,任由我们在这儿晃来晃去,像是来这里故意“戳”他的眼睛。

他最好别发现我们呀!

我们听到吃饭的人已经走到厨房门口了。大人们的嗓子里像是塞满了炸药,他们有时候说话特别大声。

我们听到有人抽拿碗筷的声音,然后抽拿凳子的声音,随后,我们就开始想象到:那些一个一个的屁股落座上去,开始扒饭,开始夹菜,开始咀嚼……噢天呐,香味贯穿他们!

我们的爷孙会是最后一个上桌吃饭的人,出于一个老炊事员的本分,他要先看看吃饭的人的表情,看他们是不是吃得很满意;从那些愉悦的表情中,他可能会获得某种成就感或幸福感;毕竟他最看重的也是自己的厨艺,即便真正的职业其实是木匠。

我们稍微挪了一下脚步,轻微地,不踩出雪的声音,此时只剩下三个人了,我们的哥哥已经忍受不了吃饭声,拔脚走了。

后来只剩下两个人——我,还有弟弟。我们两个站在雪地里不肯离去。主要是我弟弟不肯走。

他也不是不愿走,是他的脚不愿走。

我们姐弟只有一双鞋子,换着穿,大概每个人可以穿着鞋走两百米,然后脱下来给另一个人;反正总是有一段路,我们两个都要轮流打赤脚。轮到他赤脚的时候恰好走到爷爷的厨房背后。他还剩下大约一百米的样子才有鞋穿呢。

本来我们各有自己的一双鞋,他那双彻底坏了,走出门三

公里左右,鞋底不仅脱落,还碎了。是他一次一次往返在上学的路上给踩碎的。我们翻着那双破鞋仔细研究了一下,找草根捆绑也不行,完全没用了;就算我们的妈妈看见了也无可奈何,它碎了,甚至碎得有点可笑,因为实在是太碎了呀。那会儿我们实在忍不住笑起来,要不是天气冷得把笑声冻住,还打算多笑一会儿呢。我弟弟将鞋子抓起来,扔到了路坎下。我们的妈妈还以为那双鞋子至少还能穿一天,她明天再去借钱或者想办法缝一双,呵呵呵,她总是低估这些山路,就像我们的老师说的,人总是低估了生活……生,然后活。

我们听到有人吃完饭出了厨房。他们一定很暖和了吧,不仅脚感到暖和,整个身体都会暖和;对于他们来讲,天空也不再下雪了吧。

我弟弟的脚早已不知道冷了,可能一个人要想暖和,只好与“冷”合二为一,成为“冷”本身。

他跳了跳脚,有点站不动了。香味在风雪中早就散了,是我们的想象中还萦绕着那种丰富的味道。

我们稍微往前走了几步。“该走了,”我说:“要迟到了。”

我弟弟继续跳,他像是要在这儿玩雪。

“往前走一百米,你就有鞋穿了。”

还以为这句话会给他带去多大的吸引力。

“再闻一会儿吧。”他说。

我们的妈妈说得对,食物才是人类的天堂。难怪他们成天在庄稼的丛林里忙得像只狗熊。

我们的爷爷突然就出现在眼前,他从断墙那边过来,断墙里面种了他的葱和蒜以及茼蒿(这是以前,现在这个天气里啥也没有了);他肯定是在断墙围着的那一小块菜地里散步,背着双手,略微弯腰,在里面转来转去,就像村里那种转圈圈追自己尾巴的狗。

他低头看着我们,就像老天下大雪一样覆盖我们。

我们应该这样做的:如果弟弟愿意配合的话,他这个时候最好突然咧嘴大哭,我再装模作样气呼呼地给他脸上来一个小巴掌,让爷爷认为这是两个孙子走到这儿闹矛盾打架了,不是刻意站在这里闻别人的菜香。可是弟弟今天跟往日不太一样,他居然是一副有点气势汹汹的生气的面孔;他不是那种特别会表达自尊心的孩子,他只是气鼓鼓地,用这种方式让别人想象他的怒火到了哪种程度。

爷爷非常淡定,不慌不忙地问我弟弟:“你咋啦?”

现在可有好戏看了:一个从来不会问我们“咋了”的人,居然问了;一个从来不代表愤怒和伤心的人,居然也表达了。我有点激动。

“我问你咋啦,你咋不说?”爷爷必须得到答案的语气。

弟弟抬高了脑袋,就像大雪覆盖的细草费劲但勇敢地钻出雪地,把脑袋的尖子戳到天上去。

“你宰鸡给那几个人吃!”

“你说啥?”

“某某某家的娃儿!”

爷爷脸色阴沉沉,哈哈哈哈哈,我就知道,他会是这个样子。我最听不得我们提起某某某的娃儿,那三个孩子可是寡妇某某某的孩子,他对他们比对他的儿子们都好,风言风语早就弥漫到每一个角落;他虽然一点儿也不顾什么,可是如果他的孙儿——我们——只要谁嘴巴里冒出相关的一个字,他就总会生气。他有一次杀鸡给那三个孩子吃,而那时,我和弟弟本来也很饿了,故意走到厨房门口,看看是不是可以弄到一口吃的,可我们看到的却是那样的场景——三个正在狼吞虎咽的孩子。那三个孩子都是我们的校友,其中一个女孩子是我的同桌;随后,事情过了好几天,就在我们的课桌上,我有很多次几乎从她的嘴角仿佛看到我爷爷宰给她吃的鸡爪子;反正,看到她的嘴我就生闷气。

“真见鬼!”这本来是我弟弟爱说的脏话,后来天天挂在我心里。我们的友情变得很尴尬:本身我是多么喜欢她,喜欢跟她一起聊天,喜欢与她去松树林找菌子,喜欢谈成年以后要去远方;并且,我也喜欢她的妈妈,那个可怜的丧偶的中年妇人,她总是一个人在地里干活。我们路过她家门口,她会喊我们进去吃饭;有时候我们故意进去找水喝,有人跟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天天进去找水喝,没准儿能遇见你们的爷爷。当然,自从有人这么指使我们进去找水喝以后,我们就不去了,大人们的心思比我们的心思复杂并且令人讨厌。后来就完蛋了,我和我的同桌,两个人坐在一张桌子上根本无法正常交流:她知道我看见她吃鸡了,我也确实看见她吃鸡了,可她不知道如何解释那只鸡,我也不敢问。

我本来想强制性地忘记了这件事,同桌也换了位置,不再一起坐了。可是弟弟居然又把旧事翻出来,就在这个时候,他赤脚站在雪地上,一副什么都不害怕的样子。

我们的爷爷脸色阴沉沉,我就笃定了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还不快走,你们要迟到了!”

爷爷丢下这句话就走了。茫茫的背影留给我们,后背上落满了雪花。其实啊,他也孤零零的,有些可怜呢:大雪下在他身上,他又继续把雪踩到地上;他只要回家,我们的奶奶就会无限次数数落他,说他是个野人。他也确实越来越像个野人:野人大概是不需要回家的吧,或者他时常觉得回家没有意义;可是野人也需要有人爱他吧。在这个世界上,他孤零零的;在此刻的大雪中,他孤零零的;只要有人爱他,是什么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可是野人肯定没有人真正爱他,至少无法真正爱他,那些爱只是一场大雾,不然为什么像个雪人一路掉着雪花,孤零零的。

可我不能把这些话说给任何人听,他们说,我们这样年纪的孩子什么都不懂。

弟弟吸了一口冷气,等到爷爷走得看不见身影,我们才从厨房背后离开。走了大概一百米,我把鞋子脱下来递给他;上学的路还有很长的距离,但是,没关系,我已经弄明白了:一个人只有走很远的路,才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我们被大雪覆盖,路也被覆盖。



风从折多山口漫过来  
裹着雪山的清冽  
腾起波折的河水  
把山和城连在一起

溜溜城的老屋  
飘出了咖啡香气  
一个年轻人  
手捧一杯热水  
递给躬身扫地的阿姨  
两个人的笑容在阳光里蔓延

早晨的光  
从东山顶上波下来  
积雪染着金边  
温柔地抚摸  
青瓦白墙的藏式民居  
悠然生长在山水间  
酥油茶香里  
激荡着牧人的热情

郭达的薄雾  
藏着茶马古道上未讲完的故事  
溜溜城的茶铺里  
码放着历史的醇香

还有,还有  
巍峨的贡嘎雪山  
辽阔的塔公草原  
文静的木格措  
绵长的《康定情歌》

人行“天月”腾空出世  
跑马山改造提升  
阿里布果步游道换新颜  
乡村产业集群蓬勃

康定,响亮着许多“名字”  
天府旅游名县  
国家卫生城市  
四川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步显著市  
……

前不久,又闻喜讯  
入围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关于康定  
一半山河壮阔  
一半烟火温情

